



馬 克 斯

工 賢 價 格 及 利 潤

中 華 民 國 一 六 年 四 月 印

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

原 著 者	馬 克 斯
翻 譯 者	朱 應 會
發 行 者	趙 南 公
印 刷 者	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<small>海四馬路中市</small>
總 發 行 所	泰 東 圖 書 局
分 售 處	各 省 各 大 書 局

定 價 大 洋 二 角 外 埠 函 購 郵 費 加 一

## 譯者小引

本書是馬克斯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，在國際勞動總務委員會席上的一篇演說文章。當時馬氏不過五十歲，距六十餘年，兩年後，即一八六七年「資本論」第一卷，也已出版，所以他的經濟學體系，那時已就成熟了。

這書原稿，是英文的，是馬克斯死後所發見的遺稿，不是他生前出版的。編訂分節，都是馬克斯的幼女伊利諾（Eleanor Marx Aveling）及他的女婿愛底瓦得（Edward Aveling）兩人的工夫。英文原本，標題為「價值、價格及利潤」（Value Price and Profit）德國本子是本斯泰因（Bernstein）所翻譯的，標題為「Tohn Preis und Profit」本叢書現依德國譯本翻譯，因此，就題為「工資、價格及利潤」。

說到本書的內容，總可算是馬克斯經濟學的骨子，又可說是「資本論」的縮圖。頁數雖

少，而「資本論」上的重要問題大概都已涉及。尤其「資本論」第一卷、第三卷的主要部分，更簡明的敘述出來。又剩餘價值學說史上，所討論的許多問題，也於本書的第八章及第十章中，明白解釋。所以研究馬克斯經濟學的人，不可不讀「資本論」，而研究「資本論」的人，不可不先把這本小冊子，反覆熟讀，所以我們把他譯出，做爲馬克斯研究叢書的第四種。

# 馬克斯的工資、價格及利潤

## 序言 註一

諸君！本論研究以前，請稍爲讓我說幾句話，就是現在歐洲大陸罷工的真正流行病，和要求增加工資的一般呼聲，非常高漲，將要成爲我們國際勞動者同盟大會（註二）的一大問題。諸君都是國際勞動協會的指導者（註三），對於這種重要問題，當然有一定的成見；所以余不揣冒昧，明明知道諸君必定會聽得疲倦厭煩的，但余還以爲這種重要問題，應鄭重考慮，確是自己的義務。

（註一）這本小冊子，本是馬克斯在國際勞動者同盟總委員會席上所發表的議論  
英國社會勞動黨（English Socialist Labour P. rty）的發行本，就將這

序言省略了。

(註二) 上述國際勞動者同盟大會，即指一八六五年九月所開的國際勞動者同盟大會 (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's Association)

(註三) 馬克斯這篇議論，是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，在前述之國際勞動者同盟總委員會 (The General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's Association) 席上所發表的。(參照 *Draba, Marx-Bilila graphie*, 1920 S. 38.)

還有一句話就是對於威斯敦君(註四)的議論，須申明一下。他對於諸君所提出的意見，在勞動階級方面是極不歡迎的，而他以為是有所貢獻於勞動階級，而且公然辯護他，這種憤發的精神，真是我們欽佩不已的。但是我們據現在的形勢看來，他的議論，在理論上，還有誤謬，實際上則有危險。我的論文的調子，雖過於突露，而其結果，我以為也是他議論根底上的正當思想，且是與他一致的。我並希望他也能發見這種相同的結論。現在閒話休提，我

們且將應欲研究的問題，開始討論罷。

(註四) 威斯敦 (John Weston) 是一個奧溫 (Owen) 派社會主義者，又是國際勞動者同盟協會有力委員之一人。他從前在總務委員會席上，曾朗讀過關於勞動工資的論文，據他的意見：勞動工資額，是因生產物額而決定的，若從勞動階級全體利益上看起來，勞動者為要求增加工資而實行罷工，可以說是毫無意思的舉動。

# 馬克斯的「工資」「價格」及「利潤」目錄

## 序言

- 第一章 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是無益的事情嗎？
- 第二章 工資騰貴對於生產物分量及價格的影響
- 第三章 工資的漲跌對於貨幣增減的影響
- 第四章 需要供給的法則
- 第五章 工資與物價
- 第六章 價值（及價格）與勞動
- 第七章 勞動力
- 第八章 剩餘價值的生產

工資價格及利潤



第九章 勞動的價值

第十章 利潤是依照商品實在的價值出賣所得的

第十一章 剩餘價值的構成部分

第十二章 利潤工資及價格的一般關係

第十三章 勞動者運動增加工資或反抗減少工資的重要事例

第十四章 資本和勞動的鬥爭及其結果

## 第一章 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是無益的事情嗎？(註一)

威斯敦 (John Weston) 的議論，實際上是根據兩個前提：第一，國民的生產額是一定的。即數學家所說的一種不變的分量或大小的意思；第二，真實工資 (real wages) 額，也是一定不變的，即以真實工資 (即真實工資和以貨幣表現的工資——即名目工資 nominal wages——是對偶的) 購得商品之分量，而測定的工資額，是一定不變的。

(註一) 這個標題，德國本斯泰因 (Bernstein) 譯為「國民生產物與工資分配」  
英國原本題為「生產與工資」。

但威斯敦君的第一個主張，完全錯誤了。因為生產物的價值與分量，是年年增加，而國民勞動的生產力，也是年年增加；因此，要流通那每年遞增的生產物，所需要的貨幣分量，也是常常變動，這都是諸君所知道的。在一年的年底，或在互相比較的，相異數年間，那真實的

東西【即是某種變動】即在各年間的平均日【例外暫不管他】也是真實的。【即也是變動的】。國民生產物的分量或大小，是繼續變動的；生產物的數量，是可變的，並非不變的。我們雖然丟開人口的增減變動不講，然而那資本的蓄積和勞動的生產力仍舊是變動不居的，所以生產物的數量，也不得因此而變動了。假使一般工資率，即刻就騰漲起來，其結果如何，姑置勿論，但不能因工資騰貴，馬上就使生產額變動，毋庸置疑。所以工資率騰漲，國民生產額也不能即時發生變動。但據我的揣想：如果工資沒有騰貴以前，國民生產物的分量，是可變的，不是一定的時候，那工資騰貴以後，仍然是可變的，是不一定的。

現在我們假定國民生產額，不是可變的，是不變的時候，我們朋友威斯敦所認為論理的歸結，總不免是一種無理的主張。例如「八」這個數目，他的絕對的限界，並不妨礙他各部分互相間，相對的限界的變更。假使最初利潤是六，工資是二的時候，雖然工資忽然增加到六，而利潤減少到二，結果，那總量仍舊是八。所以那絕對的限界，是不變的。縱然國民生產

額是一定的，決不能證明工資額也是一定的。然則我們的友人威斯敦君，要怎樣才能證明他那一定不變的事情呢？必定說：我們主張什麼，就可以證明什麼。

(註二) 有些人以為：因主張某事，常常可以證明某事，例如普魯東 (Proudhon) 君，因主張某事，而證明某事，於是我們可以知道：他所主張的地方，即是他證明的地方，他所假定的地方，即是他否認的地方。(……Herr Proudhon beweist es, indem er es behauptet. Wir haben es gesehen: behaupten heisst für ihn beweisen, wie voraussetzen leugnen heisst.) (參照

「哲學之貧困」(Grund der Philosophie S. 131)

退一步說，就算他的主張是正常的，——他雖是注重一方面的議論，——實則這種同樣的理論，兩方面都可以適用的。即假使那工資額的大小，是一定不變，則無論增加與減少，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勞動者要求工資一時的增加，固然是愚蠢的行動，而資本來家要求工資

一時的減少，也同樣是一種愚蠢的行動。我們的友人威斯敦君，一方於一定情形之下，承認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的事實；但僅承認工資額是自然的，一定的，以後必定會起反動變化的。他方，他又承認資本家要求工資減少，且實際上不斷的努力要求減少。然依據這種工資不變的原則，則後者的情形，應與前者相同，繼續的惹起某種反動變化。所以勞動者實行反抗資本家減少工資的計畫或運動，應認為是一種正當行為。然對於工資減少的一切反動，馬上又可以算做是工資增加的運動。所以勞動者強要工資增加也當然是——一種正當的行動。因此，即根據威斯敦君的工資不變原則，而勞動者們於一定情形之下，為增加工資計，也不可沒有相當的團結和奮鬥。

若他否認這種結論，則產生這結論的前提，也不可同時放棄。即是他不能說「工資額是一定不變的分量」的話。既說是一定不變，當然是不能增加，而且不應該增加。但在資本家方面，可以說如要減少工資，則隨時都可以任意減少，並且可以要他減少。照這樣說來，

如果諸君希望資本家飼養諸君不用肉食而代以馬鈴薯，不用小麥而代以燕麥諸君也必定會依據經濟學上的一法則（註三），身不由己的，樂從他的意志罷了。又如某國的工資率，比他國較高，比方美國的工資率，比英國較高，諸君必定會依據美國資本家的意志與英國資本家的意志的不同，來說明這個工資率的差異，——這個方法的確不單是使經濟現象的研究，化為單純，即其他一切現象的研究，也能够依這方法，而化為單純了。

（註三）「人類為維持生活計，實行社會的生產時，常身不由己的，順從那一定的，必然的諸關係。」所謂身不由己的——非自己意志而獨立的——關係，就是人類對於那種關係，不問他意欲與否，或意識與否，發現這種關係的客觀的法則，確是經濟學的任務。

但，雖然到這個時候，我們還能够發出質問：「爲什麼美國資本家的意志，與英國資本家的意志，是相異的呢？」諸君若要答覆這種質問，就不能不出乎諸君意志範圍以外。又或

有人說：「上帝在法國意想這種事實，而在英國又意想那種事實。」如果我再向他要求說明意志的二元性的時候，他必定會老着臉皮的答道：「上帝在法國有這種意志，而在英國則有那種意志。」但是我們的友人威斯敦君，決不是否認一切推理，而滔滔議論的人。

資本家的意志，完全在多取多得。所以我們的目的，不是想說明他的意志，乃是想研究他的力力之界限及界限之性質。

## 第二章 工資騰貴對於生產物分量及價格的影響（註一）

（註一） 這個標題在英國通行本標為「生產、工資、利潤」在德國譯本標為「工資變動對於生產物分量及種類的影響」

威斯敦君向我們所讀的演說辭，總括起來，他的推論，可以得下述的歸結，即若勞動階級強迫資本階級，不支付現金工資四先令，而支付五先令的時候，資本家賣去商品所得回

的價值，就是四先令而不是五先令。即在工資沒有增加以前，勞動者以四先令可買得的東西，到現在非支付五先令不可。但這是什麼緣故呢？為什麼資本家支付五先令，僅能收回四先令呢！因為工資總額【以工資總額購買商品的分量，所測定之工資總額，（即真實工資 Real wages）】是一定不變的。但為什麼工資總額就一定是四先令價值的商品呢？他為什麼不定為三先令，或二先令，或其他一定數目的價值呢？如果工資總額的限度，不是偏於資本家的意志，或勞動者的意志，而根據一種經濟的法則而決定的時候，那麼，威斯敦君第一就應該把這種法則記述出來，並且要證明出來。其次，威斯敦君對於在一定時間內，事實上所支付的工資總額，是否常常和那種必然的工資總額相符，並且決不是相背的，也應當證明一下。反之，如果工資總額的一定限度，是單根據資本家一方面的意志，或是根據他的貪慾的限度時，這只可算是任意的限度，並非何等必然的限度。即是，如果因資本家的意志，可以變化這種限度，那就反乎資本家意志的工資總額限度，也是可以變化的。



威斯敦君舉一個例證來解釋他的學說。他說：「有一個盛着一定量湯汁的菜盆，若由一定人數去和飲時，不能說因調羹寬度的增大，那湯汁的分量也可以增加。」他這種例證，却是弄巧反成拙了。因此我又想起阿格利巴 (Agrippa) 所引的一個比喻。當羅馬的平民反抗羅馬的貴族時，貴族阿格利巴就告訴他們說：「貴族譬若腹，平民譬若手足，所以貴族可以養活屬於同一政治團體的平民。」但是阿格利巴不能證明：我們因塞滿某一個人的肚子，就可養活別人的四肢。威斯敦已經忘却：那勞動者攝取食物的盆，是充滿了國民勞動生產物全部的；而且勞動者不能從盆中多取食物的原因，一不是那盆之狹小，二不是那盆之內容不充分，完全是歸咎於調羹的狹小罷了。

但是，資本家有什麼方法，可以把四先令價值的東西，變成五先令呢？就是抬高他所賣商品的價格。至於商品價格的增加或變動，總而言之，商品的價格，是單跟着資本家的意志如何而決定的嗎？又實現資本家的意志時，還須有什麼一定事情發生嗎？如果沒有一定事